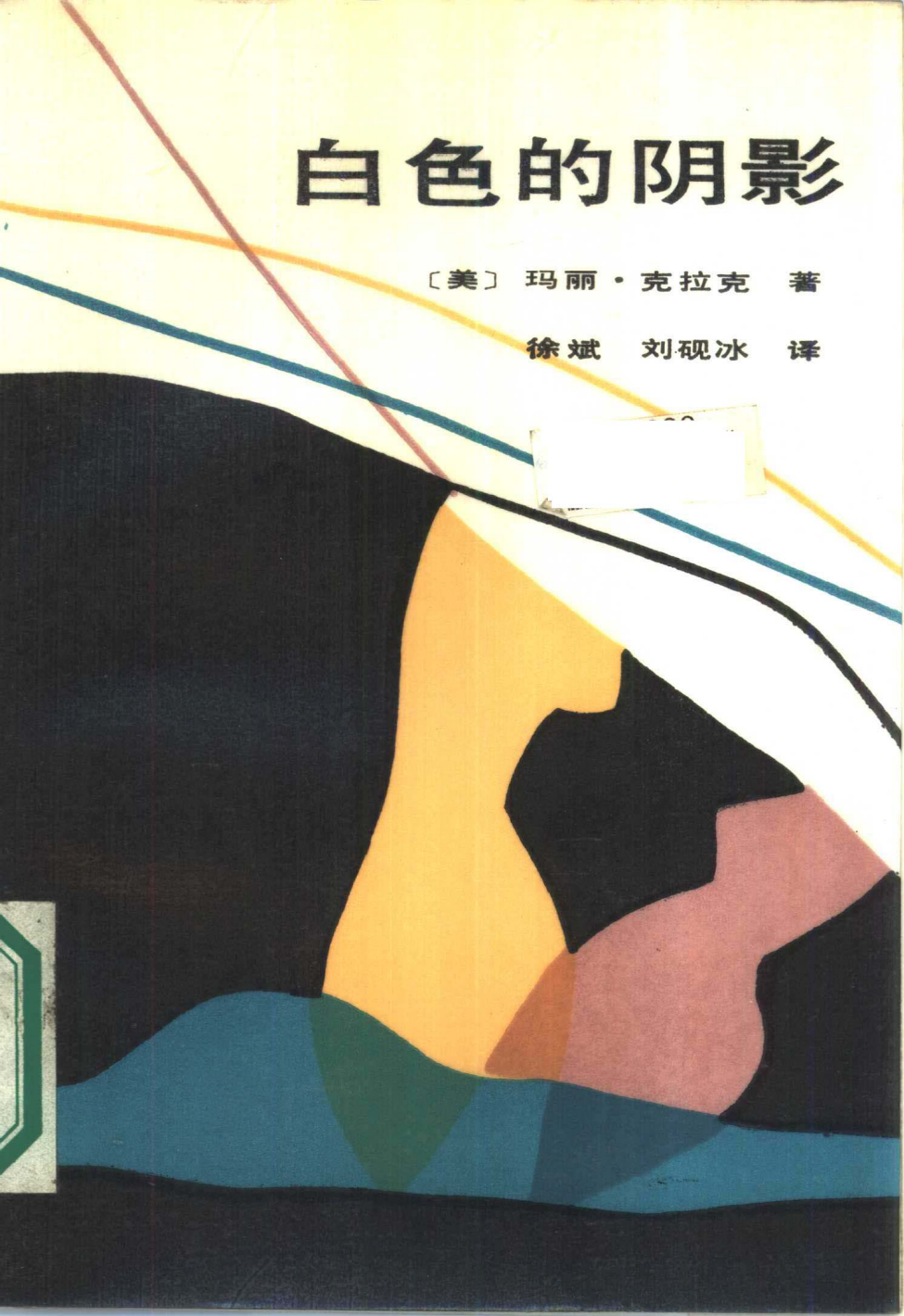


白色的阴影

〔美〕 玛丽·克拉克 著

徐斌 刘砚冰 译



白色的阴影

〔美〕 玛丽·克拉克 著
徐斌 刘砚冰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白 色 的 阴 影 BAISEDEYINYING

〔美〕玛丽·克拉克 著 徐 斌 刘砚冰 译

责任编辑：郭力家 封面设计：何 武 插图：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大安县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6插页 127,000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7,600册

统一书号：10389·71 定价1.30元

第 一 章

如果凯思琳·迪梅奥不是在回想着那桩已经得到圆满处理的案件，她就不会转弯转得那么急了。然而，终于使罪犯得到公正判决的结果却使她完全沉浸在高度兴奋和喜悦之中，以致于忘记了自己是在开车。这是一场硬碰硬的官司，被告方面的力量丝毫不比检查官们弱，凯思琳的对手罗伊·奥康纳是新泽西州首屈一指的律师，法庭又把被告的招供隐瞒起来，这无疑给原告方面造成了一个重大障碍。但是凯恩琳仍然能够据理相争，终于使陪审团不得不相信，就是那个特迪·库普兰在一场抢劫中恶毒地杀害了八十岁高龄的阿比盖尔·罗林斯。她打了个大胜仗。

当时，罗林斯小姐的妹妹玛格丽特就坐在法庭里等候听判决。“你真了不起，迪梅奥夫人，”事后她对凯思琳说，“你看上去年纪轻轻，象个女大学生，没想到你这么能干。你的证词句句都说在要害上，不但有力，而且形象，使人好象亲眼看到他是怎样对阿比^①下毒手的。”她眼睛里噙满了泪

① 阿比是阿比盖尔的呢称。

水，“我总忍不住在想，真不知道阿比那时候是多么害怕。现在总算好了。要是让那小子杀了人而又逍遥法外，可就太糟糕了。”

“不管是谁犯了法，都休想逍遥法外！”凯思琳坚定地说。一想到这充满勇气和信心的话语，她的注意力就分散了。她不由自主地使劲儿蹬了一下脚下的变速器。小汽车飞快地拐过弯道，在覆盖着一层薄冰的路面上，突然间左右摇摆起来，就象鱼儿甩动尾巴似的。

“啊……不好！”她狂乱地抓紧方向盘，但疾驶的汽车已经不再听从她的控制，原地转起圈子来。就在这时候，她看见一辆汽车打着明亮的车灯由远及近冲过来。

她拼命地转动着方向盘，勉强使汽车轮子不再打滑。汽车歪歪斜斜地奔向路边，两个前轮先悬空了。一眨眼的工夫，汽车刷地一声冲下路堤，钻进树林里。它迎头撞上一棵大树，发出一阵嘎嘎吱吱令人呕吐的声音。凯思琳的身体猛然伏到方向盘上，又被弹向后边。她本能地抬起手臂挡住脸部，挡风玻璃的碎片四处乱飞。她感到手腕和膝盖疼得钻心，好象被什么咬了一口似的。远处传来嗷嗷叫的警笛声。她觉得自己仿佛被一块柔软的黑天鹅绒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了。

她的意识还很清醒，她知道有人拉开了车门，一股寒气冲进来。“是凯蒂·迪梅奥①！”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是他，汤姆·考林，那个和和气气的年轻警察，他曾

① 凯蒂是凯思琳的昵称。

在上星期的一场审讯中出庭作过证。“她失去知觉了。”

她想说她没有，但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无论她怎样努力，两只眼睛还是睁不开。

“她好象是伤了动脉。”

一个紧绷绷的东西缠在她的胳膊上。

另一个人的声音响起来：“她可能受了内伤，顺这条路往下走不远，就是韦斯特莱克医院，我去叫辆救护车来。”

几只手把她托到一副担架上，一张毯子盖到她身上，雨水夹着雪花，不停地打向她的脸，她被抬着往前走。一辆救护车来了。一扇门打开又关上。又一扇门，又一扇门。她想让他们明白，我能够听见你们说话。我还有知觉。

汤姆在报她的姓名：“凯思琳·迪梅奥，家住阿宾顿。她是一个助理检查官，迪梅奥法官的遗孀。”

约翰的遗孀！她顿时感到一股可怕的孤独滋味。黑暗开始渐渐隐退，她的眼前出现一片刺眼的灯光。“她苏醒过来了。你的年龄，迪梅奥夫人？”

这个问题太普通了，很容易回答：“二十八。”

医生把汤姆裹在她胳膊上的止血带解开，动手给她缝伤口，她咬紧牙关忍受着穿针引线的疼痛。

照过爱克斯光，急诊室的医生对她说：“你真幸运，迪梅奥夫人。只是几处擦伤，没有骨折。我已经安排好给你输血了，你的血球计数很低。你不要害怕。”

“只是……”她咬住嘴唇才算没有说走嘴，别看她这么大了，可还是象小孩子一样，对打针吃药，有一种恐惧感。

汤姆问：“需要我们把你姐姐找来吗？”

“不用麻烦了。莫莉刚刚得了一场流行性感冒，他们一家人都传染上了。”她的声音很微弱，汤姆不得不俯下身去听。

“好吧，凯蒂，不要担心。我一会就去把你的汽车拖出来。”

她躺在车子上，被推进急诊室里用屏风隔开的一个小间。殷红的血浆从一根管子里往下滴，注进她的右胳膊。一个护士为她梳理着头发，从额头向后梳去。“你很快就会好的，迪梅奥夫人。你怎么哭了？”

“我没有哭。”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她确实在流泪。

她又被推进另一间屋子。护士递给她一杯水，一片药。“这药能帮助你入睡，迪梅奥夫人。”这一定是安眠药了，凯蒂肯定它会给自己带来恶梦。护士熄了灯，转身走了。

凯蒂虽然知道自己不可避免地要做一场恶梦。但她还是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这一次她做的梦可不同往常。她好象坐在公园里高架滑行火车上，怎么也控制不住它。那火车越爬越高，越爬越高，突然，一下子飞出了轨道，从高空向下摔去。眼看着它就要落到地面上的了，她骤然间惊醒过来，浑身直打哆嗦。

雨夹着雪，噼噼啪啪地敲打着窗户。她翻身坐起来。窗户开了一条小缝，只拉了一半的窗帘，呼啦呼啦地响着。应该关好窗户，拉严窗帘，这样也许就能睡个安稳觉了。

她跌跌绊绊地走到窗户边。他们给她穿的病号服刚齐膝盖，她感到双腿一阵阵发冷。她倚在窗棂上向外边望去，雨

夹着雪花下得正紧，停车场里水流成河。

突然，凯蒂抓紧了窗帘，两眼盯住楼前不远处的一个地方。一辆小汽车的尾箱盖慢慢地翘起来。她感到头晕目眩，不由得松开了手，窗帘啪地一声落下来。一个白色的东西飘进车尾箱里，那是什么？一条毯子？一个大包裹？

她想自己一定还是在做梦。啊，不，这决不会是梦。她猛然用一只手捂住嘴，堵住已经冲到嗓子眼的尖叫。车尾箱的小灯亮了。透过一道道雨丝，她看见了那分明是一个白色包裹。就在车尾箱关上时，她又看见了一张脸，一张女尸的脸，难看得要命，显然是死后没有经过任何料理的缘故。

两点整，闹钟的铃声把他惊醒了。他马上紧张起来，站起身，走到诊察室的洗涤槽边，往脸上泼了几捧冷水，把领带打成一个扁平的结，梳了梳头发，随手戴上钢边眼镜。他从散热器上取下袜子，还湿漉漉的呢。他厌恶地做了个怪相，还是把袜子穿在了脚上，蹬上鞋，又伸手取来大衣，大衣也完全湿透了。

他应该穿放在衣橱里的那件旧柏帛丽雨衣^①。虽然它没有里子，在这种天气里会把他冻透的，但还是穿上它为好。因为它很常见，万一让人碰见了，事后也不大可能把它认出来。

他慌忙来到衣橱前，穿上那件旧雨衣，把又湿又沉的单排钮扣软领大衣挂进去，然后走到窗前，把窗帘掀起一道缝。停车场里停着许多辆汽车，他把自己那辆开走，丝毫不

① 一种用防雨布做成的外衣。

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糟糕的是，从停车场远处射来的灯光模模糊糊地照到他的车尾部，他恨恨地咬了咬嘴唇。等会儿，他必须靠着其它小汽车阴影的掩护，把那具尸体尽快放进车尾箱。

是时候了。他打开医药补给室的房门，弯下腰，抱起那具尸体。她的体重一度达到过一百一十多磅，怀孕期间，她又增加了不少分量。他使出吃奶的劲儿，才把她搬到诊察台上，用一张白毯子把她裹起来。他先去把通往停车场的门打开，一点儿动静也没弄出来，又转回来挟起那个死女人。此刻，动作稍一迟缓，就会给他带来致命的危险。

十八秒钟后，他来到小汽车边。雨雪抽打着他的面颊。包在毯子里的那具尸体累得他双臂发酸。他用一只胳膊挟住她，腾出另一只手，把钥匙插进车尾箱的锁眼里。尾箱盖慢慢抬起来。他飞快地扫了一眼医院所有的窗户。二楼中间的那个房间里，传来啪啦一声关窗帘的响声。是谁在往外看吗？他急切地想把尸体放下，但因过于手忙脚乱，就在他松开左手的一刹那，一阵风把毯子吹开，露出了她的面孔。他不禁一怔，马上又把尸体丢进去，砰地一声关上箱盖。

刚才，车尾箱上的灯照到了那张脸上。有谁看见了没有？他再次抬头看了看方才掀动窗帘的那个窗口。那儿有人吗？他一时还弄不清楚。明天，一定要查清是谁住在那个房间里。

他在黑暗中快速驱车驶出停车场，直到上了大路，才把前灯打亮。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他今晚第二次来查平河了。如果在范洁·刘易斯冲出福克希图的办公室，向他打招呼

时，他离开医院，那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祸事。当时，范洁正一跛一拐地沿着带顶盖的门廊向他走来，近乎于歇斯底里地喊着：“大夫，我明天就动身去明尼阿波利斯，我要去找先前常给我看病的那个埃米特·塞勒姆大夫。说不定我就住在那儿，让他给我接生。”

幸好让他把她碰见了，要不然一切一切都会毁在这个女人手里。

他把她劝进自己的办公室里，和颜悦色地和她闲谈，使她平静下来，又递给她一杯水。等到她起疑心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她那张漂亮的、动辄怒气冲冲的脸上露出恐怖的神色。

使他惊恐的是，即使他能够想方设法把她的尸体弄走，扔到什么地方，但是暴露的可能性还是很大。于是，他就把尸体暂时锁在医药补给室里，挖空心思地想对策。

她那辆鲜红色的林肯大陆人牌汽车已经成为眼下一个最突出的危险。要是过了看病时间，它仍然停放在医院的停车场里，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知道她住在查平河的曲溪巷里。她刚才还对他说过，她的丈夫是联合航空公司的一名驾驶员，不到明天不会回家。他想先把她的尸体藏起来，然后开着她的小汽车，带上她的手提包，到她家里去，制造一个假象，让人以为她已经开车回过家了。最后，他再把她的尸体处理掉。

事情并不象他预想的那么困难。她住在查平河上的家远离大路，还得经过一段弯弯曲曲的车道。他十分顺利地把小汽车停放进她的车房里。

从停车房通向书房的门没有上锁，整个屋子灯火通明，可能安有定时熄灯装置。他匆匆穿过书房，来到大厅。右边的最后一间是女主人的卧室，另外还有两间卧室，其中之一是个保育室，室内的贴墙纸上绘着五颜六色的小精灵和小羊羔，还有一张带栏杆的儿童小床，一个小柜子，显然是最近才布置好的。

看到这情景，他突然计上心来，为什么不可以造成一种假象，让人们说她是自杀呢？婴儿还有三个月才能出生，而她就早早动手布置起保育室里的摆设来，由此可见她多么害怕失去婴儿，这难道不是促成她自杀的一个有力动机吗？对！他应该把她的尸体弄回到这里来，放到她自己的床上。这样做虽然危险，可要比把她的尸体抛到荒郊野外的树林里安全得多，那样做势必会惊动警察局，引起一场可怕的调查。

他把她的手提包放在卧室里的躺椅上，然后步行四里路返回医院。他绕过医院正门，从通往停车场的那个门溜进自己的办公室。这时正好十点钟。

他身上的大衣，脚上的鞋袜全都湿透了，浑身冷得直打哆嗦。现在就运尸体还太危险，不到最不容易撞见人的时刻，他不敢轻举妄动。他把闹钟定在半夜两点，然后躺在诊察台上，想在铃响之前睡上一觉。

现在，他是第二次驱车行驶在通往范洁家的车道上。他关掉车灯。把汽车退到车房前。他戴上外科手术用的手套，先去打开车房里的门，回过头掀起车尾箱盖，抱起那具裹在毯子里的尸体，走过搁东西的货架，穿过里边通向书房的

门。再过几分钟，他就万事大吉了。

他急匆匆地顺着大厅来到女主人的卧室，把尸体放在床上，抽出毯子。他又走进隔壁的洗澡间里，找到一只蓝色的平底花茶杯，倒进去一点氰化物晶体，加进水晃了晃，把一大半倒进下水道里。他仔仔细细地把下水道洗干净，随即转回卧室，把杯子里的溶液倒进死者嘴里，让剩下的几滴撒在周围，好象是溅出来的样子，然后把杯子放在她手边。他小心翼翼地吧毯子叠起来。

死者伸展开四肢，脸朝上躺在床上，瞪着眼，龇着牙，咧着嘴，一副痛苦挣扎的样子。这就对了，大多数自杀者死到临头时总是要后悔的。

他疏忽了什么没有？没有，她那个装着钥匙的手提包放在躺椅上，杯子里还剩有氰化物的残渣。大衣是穿着还是脱掉呢？让她穿着吧，越少摆弄她越好。鞋子是脱掉还是穿上呢？她会把它踢掉吗？

他撩起她身上那件带腰带的长袖袍子，顿时吓得脸色惨白。她那只肿胀的右脚上穿着一只破旧的软拖鞋，左脚上却只穿着袜子。那只鞋肯定是掉了，那么掉在哪儿了呢？他冲出卧室，顺着来路往回找，房子里没有。他心慌了，赶忙跑到他的汽车边，往车尾箱里瞅了一眼，还是没有。那只鞋很可能在把她往汽车里搬的途中，掉在停车场里了。

因为脚肿得不行，她近来一直穿着这双软拖鞋，他曾听见接待员拿这双鞋开过她的玩笑。

他必须马上返回去，到停车场里把它找到，不然的话，就会有人说：“哎，我在停车场里看见过一只软拖鞋，一定

是她星期一晚上回家时掉在那里的。”那就坏了，即便她光脚在门廊里走几步路，袜底也会踩脏的。这么一来，警察局就会发现，她绝对不可能是自己回到家中的。

他冲回卧室，打开一个落地大壁橱，里边乱七八糟地扔着一大堆女式鞋，其中大部分是高跟鞋，就她目前的情况，穿在脚上全都不合适。再一看，里边还扔着一双平底鞋，大多数孕妇常穿这种鞋，看上去还挺新，太好了。他松了一口气，拿起鞋，慌忙来到床边，从她脚上扒下那只软拖鞋，给她换上。右脚上那只有点紧，他使劲把它套进去，扣上鞋带。他把那只软拖鞋塞进自己宽大松弛的雨衣口袋里，拿起白毯子，快步溜进车房。

在医院的停车场里，他把汽车开到远处的一个角落里停下来，然后跳下车，从他原先停汽车的地方，朝办公室门口一步步找回去。那只鞋有可能是在他腾出手开尾箱盖时掉的。他弯着身子，在地上寻找着，一点点朝医院大楼挪动。

一道车灯的光柱在停车场里扫了一圈，接着传来刺耳的刹车声。那个司机可能是在找急诊室，忙中出错开到这里来的。那辆汽车拐了个U字形的弯，飞快地从停车场里开了出去。

必须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他想要站起来，但是又不甘心地向后探出身子，用手在碎石铺成的光滑地面上划拉了一把。他的手指头突然触到一个用皮革做成的东西。谢天谢地，总算把那只鞋找到了。

十五分钟后，他用钥匙打开了自己家的房门。他脱去雨衣，挂进门庭的衣橱里。柜门上的长条大镜子把他从头到脚

照个清清楚楚。他定睛一看，不由得吓了一大跳，只见他裤子膝部又脏又湿，头发凌乱不堪，面颊通红，眼睛突出，瞪得大大的，活象给他画出了一幅漫画像。他慌忙上楼脱去衣服，洗了个澡，换上睡衣，又在外边罩上一件长袍。他又惊又怕，难以入睡，同时，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叫了。

女管家在一只盘子里留着几块羊肉，冰箱里的果盒放着几只又脆又酸的苹果。他细心地把它们装进一个托盘里，拿进图书室，又从酒柜里拿出一瓶深红色的威士忌，满满地倒了一大杯，然后在书桌旁坐下来，边吃边回想着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如果他当时没有停下来查看日程表，就不会碰见她，也就不能把她拦住了。

他打开桌子上的锁，拉开中间那个大抽屉，抽掉假底，这里边存放着他用手写成的特别档案。他取出一份用马尼拉纸做成的文件夹，拿过来一张白纸，为这份档案填写最后一次记录。

二月十五日

下午八点四十分，这位医生正在锁他办公室的后门。这时，那个用来做实验的病人走出福克希图的办公室，来到这位医生面前，说她要去波尼阿波利斯——犹她生前的大主埃米特·塞勒姆，让他给她接生；~~医生拒绝了她~~底里的病人劝进他的办公室，~~医生~~决不能允许这位病人活着出去。医生给她倒了一杯冰水，往里边倒进氰化物晶体，待溶解后，~~她~~喝下去。病人在晚间八点五十一分死

亡。至此胎儿已经生长了二十六个星期，如果生下来，足可以生存。

他放下钢笔，把这份填写好的登记表装进那份马尼拉纸做的文件夹里，走到书橱上的一个嵌板前，把书伸到一本书的后面，摸到一个按钮，嵌板转动了，从墙壁里露出一个保险箱来。他迅速打开保险箱，把档案放进去。他下意识地看了看那一摞不断增多的档案。那里边的名字他简直可以倒背如流：伊丽莎白·伯克利、安娜、霍兰、莫琳·克劳利、琳达·埃文斯，足足有七十二人之多。这些人记录着他医学天才的成功与失败。

他关上保险箱，嵌板咔嚓一声又合回原处。他走到楼上躺下来，还漏掉了什么没有？他已经把装氰化物的小瓶子放到安全的地方了，明天晚上，就去把那双破鞋扔掉。这几个小时所发生的事情在他脑海里剧烈地翻腾着。

白天还有一些事情必须去做。在去医院的路上，他要顺便把外套送进洗衣店。决不能忘了把住在医院东侧二楼中间那间房子里的病人的身份查清楚，这个人到底看见了什么没有？现在，他的当务之急是睡觉。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们想请你从后门出院。”护士对凯蒂说，“前面的车道结了冰，非常滑，工人们正在清理。后面能找到出租汽车。”

“只要我能回家，就是从窗口爬出去，我也不在乎，”凯蒂激动地说，“不幸的是星期五还得回来，星期六我还要来这里动个小手术。”

“啊，” 护士惊奇地看了一眼她的病历表，“你怎么了？”

“这个病可能是妈妈留给我的，每次来月经时，我都要大流血。”

“怪不得你入院时血球计数那么低呢。哪位大夫给你看的病？”

“海利大夫。”

“噢，他可是位有名的医生，你知道，他的医术在本地可是第一流的。”她帮凯蒂穿上大衣。

早晨，天空阴云密布，寒风刺骨。凯蒂走出医院，来到停车场，止不住打起寒颤来。恶梦中，她从窗口向外看到的就是这块地方。一辆出租汽车开出来，她正愁着膝盖疼痛得难以行走，便欣喜地钻进去。“去哪儿，太太？”司机问过之后，脚下一踩油门，汽车开动了。

从凯蒂刚刚离开的那间房子的窗口里，一双男人的眼睛正在注视着她离去的身影，手里捏着她的病历表：“姓名：凯思琳·迪梅奥；住址：阿滨顿林田路十号；工作单位：新泽西州山谷县检察院。”

凯蒂·迪梅奥，他感到一阵恐怖的颤抖传过全身。

病历表上还有这样一条记录：凌晨两点钟，值夜班的护士发现她忐忑不安地坐在床边上，嘟嘟囔囔地埋怨着恶梦。病历表上写着给她服过安眠药，那么她当时肯定有些头昏眼花，神志不清。她到底看见了些什么呢？即使她相信她是在做恶梦，凭着她所受过的专业训练，她也不会把这件事情轻易地放过去的。她是一个应该除掉的危险人物！

第二章

克里斯·刘易斯和琼·莫尔坐在第八十号大街的一家食杂店最里边的小房间里，慢慢地啜着咖啡。琼的左胳膊放在克里斯右衣服袖口金色的镶边上，他俩的手握在一起，手指头互相缠绕着。

“我想你……”他小心谨慎地说。

“我也想你呀，克里斯。所以，我今天早晨遇见你时，才会那么痛苦。唉，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呢！”

“琼，再给点时间，我发誓去把这个麻烦处理好。”

她无力地摇了摇头。他看见她的表情极为凄楚，淡褐色的眼睛里布满了愁云。淡褐色的头发在她脑后打起一个发髻，把她那光洁的皮肤衬托得更加苍白。

他成千上万次地问过自己，去年他调到纽约时，为什么没有和范洁一刀两断呢？在努力了十年而毫无效果之后，他为什么还要答应她的请求，再稍微延长一点时间，力争使他们的婚姻生活变得和睦一些呢？如今，一个孩子就要出世了。他想起这次离家前自己曾和范洁大吵了一场。他该不该把这件事告诉给琼呢？还是不告诉吧，这样做有害无益。

琼是泛美航空公司的一位空中小姐。她的基地在纽约，和本公司的另外两个女同事合住一套房间。六个月前，克里斯在夏威夷的一次舞会上结识了她。

有不少人初次相逢就把彼此的命运拴在一起，很难说这